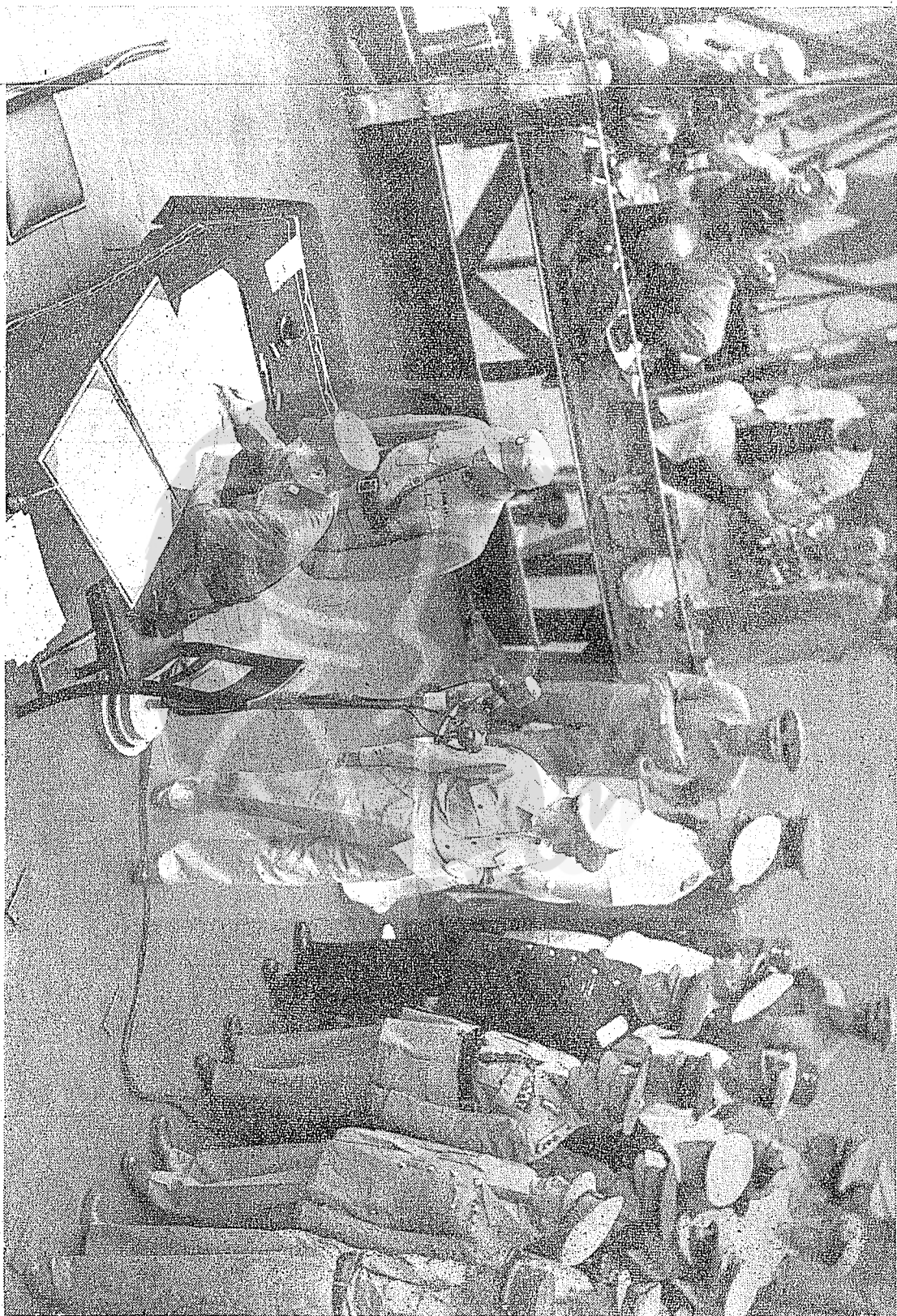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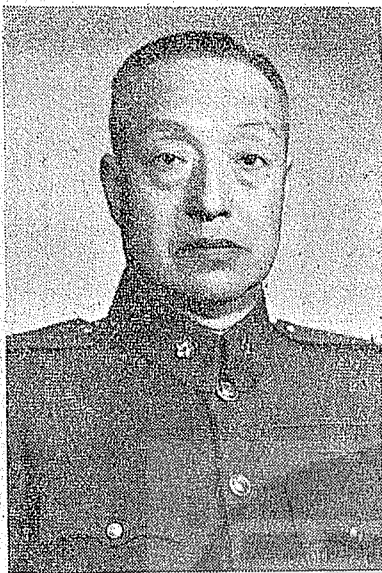
歷史的鏡頭：徐永昌代表中華民國在米蘇里艦受降簽字

徐永昌米蘇里艦受降日記

張錦富

抗戰勝利奉命受降

三十四年八月，日本無條件投降，國民政府主席蔣公派軍令部長徐永昌上將赴東京灣美艦米蘇里號，代表我中華民國參與盟國受降典禮，當徐氏簽字於日本降書之際，曾應新聞記者之請，發表談話說：「我覺得大家皆應反省，除非真是想不出自己過失者外，皆應有所懺悔。」及徐



任軍令部長時的徐永昌上將

將軍入東京，目親日人之肅靜與其報章言論之坦率，又曾向他的左右說：「日人之興，可計日而待。」當徐氏僚屬建議痛飲黃龍時，徐將軍復加以阻止，他曾說：「而不悟憂難之將臨耶？」由此可見其深沉大度，悲天憂國之懷，躍然在人心，宜乎其享譽盟邦，蜚聲三島。徐將軍在受降前後，記有日記十八則，堪稱米蘇里艦受降的第一手珍貴史料，值茲抗戰勝利二十七週年紀念，特予抄錄於後，並附圖片以饗中外雜誌讀者。

八月卅一日筆者謹識

三十四年八月十二日 午間錢慕尹（大鈞）

電話：蔣先生要余準備往菲律賓接受日本投降，明日或須成行云云。當即決定以楊宣誠、朱世明、王丕成、李樹正及陳養空等八員隨往。

九時半詣曾家岩、赫爾利大使、魏德邁、陳辭修等先在。赫爾利稱，日本覆電今晚可到；簽字舉行期亦甚近。魏德邁又說為余準備飛機及食宿等事，情意甚殷。

八月十四日 蔣先生約晚飯。飯後錢慕尹來云：魏德邁請轉達已為備妥飛機兩架到白

市驛，其中一架設備至佳，備余乘坐云云。

八月十七日 午後二時半決定即日啓行赴馬尼拉。五時半，赴九龍坡飛機場，六時一刻乘運輸機赴白市驛，換乘四引擎飛機於六時五十分起飛，晨二時廿分（非為三時卅分）抵菲。

八月十八日 午前美方情報部主任魏樂比少將及特務團長某來，午飯在領館。飯前視察難僑居所，宣達中央軫念之意（僑胞升旗燃放爆竹）。午後五時半訪麥克阿瑟將軍談簽字事，俟代表到齊偕往沖繩島，然後轉東京灣於美艦上舉行。在此約需留一週。美總部亦將移駐東京，麥表示願余亦往。余自美總部歸，麥旋派警衛團長區特勒再來。

八月十九日 午前會客。魏樂比少將餽贈烟酒，並達麥克阿瑟將軍午宴之意（昨已束約）。

八月二十日 電蔣先生報告：日代表河邊虎四郎一行於皓（十九）日晡時到岷，由美軍方參謀長薩德蘭接受其投降意見，並提示下列幾點：（一）詳報東京附近機場設備，並令附近居民遷移；（二）美即空運一個師赴東京，準備營房；（三）俟空運部隊全數到達後，麥克阿瑟即

赴東京。日本代表要求盟軍於兩個月後登陸，經予拒絕。河邊等於廿（二十）午飛返東京，瀕行要求於夜間飛抵降落，並謂渠國內情形複雜，問題尚多也。

午前陳博生偕中外記者十餘人來訪，問答約刻許。渠等行時爲余攝影片。

八月二十五日 蘇代表一行十三人今午到此，已電 蔣先生。今日本定登舟，以前日颶風襲東京，海上風浪正狂，改明日成行。

八月二十六日 午後三時出發，船爲美方一運輸艦，五時開駛。聞須行五晝夜，計於三十一日午後始可達東京灣。簽字已改爲九月二日矣。

八月二十八日 美軍二十六日已有軍官三十人，兵士百二十人在東京着陸。麥克阿瑟本日飛沖繩

黃龍緩飲憂難將臨

八月二十九日 午後四時各國代表在舵樓上同攝一影。

艦上情報：麥克阿瑟三十日由沖繩飛東京，降落之機場離東京十八里。空運部隊七千五百人及海軍陸戰隊萬人，將於卅一日飛落東京，艦隊亦於是日進入東京灣港內。

日本報紙社論稱：宜與美合作，切戒妄動，須認識從前錯誤，然後可以和平云云。

八月三十日 今日情報：麥克阿瑟已降落東京，日方曾備鮮花表示歡迎美軍之意。尼米茲亦將代表美國簽字，已在途中。海爾賽第三艦隊駛入東京灣。第五、第七兩艦隊亦相繼開到。

八月三十一日 艦報：美英艦隊三百八十艘已駛抵東京灣、橫濱附近，航空母艦計九艘，尼米茲亦到。

午後三時四十分過橫須賀軍港，懸有大白旗幾面，曾攝一影。四時四十分抵橫濱附近下碇停泊。但見四周鐵艦圍繞，入晚燈光閃閃，照耀海濱，如一扇形，真有舳舻千里之概！甲午之役果能一勝，則我國海軍今日不悉何似。又尼米茲、海爾賽二旗艦及主力艦十三艘（亦在三百八十艘以內），美陸戰隊七千五百人於橫須賀登陸完畢。據麥克阿瑟稱：日對投降似有完全誠意，各地之佔領似可希望不至有太大的磨擦云云。今日艦上報紙發表余之略歷，並請余發表對於此次戰事以及受降之感想，余僅答以：我覺得這是一個應該懺悔的經過。

九月二日 今日爲受降簽字期。七時半乘○○號驅逐艦，於艦上晤美、英、蘇、澳、荷代表，八時許到達米蘇里號，美第三艦隊總司令海爾賽之旗艦也。按規定，中國代表先登，軍樂大作，英、蘇、澳、荷等代表繼登。九時日方代表亦到。首由麥克阿瑟簡單講述儀式開始辭。此時已各按規定就位，日代表立於案之對面，各國代表依次排列爲美、中、英、蘇、澳、加、法、荷、紐九國，美海陸軍官，原在菲律賓被俘之溫銳特少將暨新加坡被俘之斐西佛亦參加。加拿大代表簽字誤低一格，致繼簽者亦相率而低，此殊失態。九時八分儀式完成，麥讓各代表入客廳（余與麥克阿瑟、海爾賽二人寒暄（儀式前已與尼米茲喧敘），海爾賽指船上空空

軍九百架密集隊形飛過，謂余曰：此皆第三艦隊之空軍也，先已另有保護機各數百架在上空盤旋。嗣與麥話辭，旋即按規定儀式下艦，登驅逐艦而返。美代表爲尼米茲元帥，中國即余，英爲符立德上將，蘇爲得非比亞利少將，澳爲布來梅上將，加爲考斯古特上校，法爲納克勒克少將，荷爲海勒夫利須海軍中將，紐爲立錫惕少將；日方爲重光葵及梅律美治郎等十一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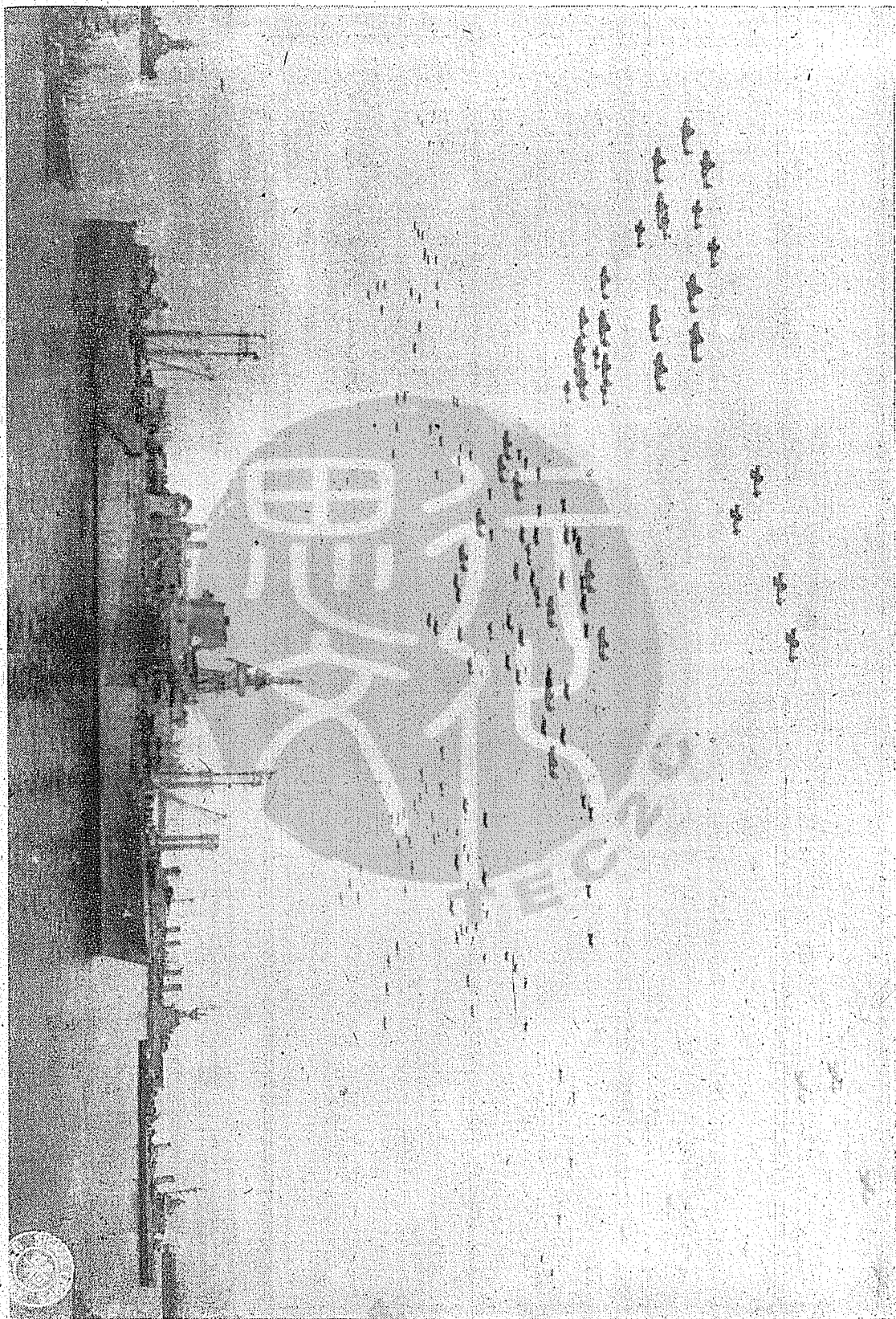
午飯後移岸上，寓新大飯店，命王參謀洽詢飛機事。

九月三日 飛機今晚始可到此，尚須留此一日。中飯後同人在東京，余未偕往。四時偕王參謀至附近街頭周遊約一時半，見日本警察守崗如常，民衆靜肅，各報登載亦毫不隱飾，直謂降伏（不實在、無紀律之國民，將來困苦必較日本爲大），日人之興，可計日而待也。

晚飯時決定明晨行。某要同人大飲，且謂此真痛飲黃龍者，余切止之方罷。諸人不悟憂難之將臨，似怪余不盡人情者。

飛臨日境滿目創痕

九月四日 今早十時廿分起飛，經東京，機中遙望富士山，曾攝一影。經大阪、神戸，災情較東京爲重。過廣島時爲一時四十分，機身環繞兩周，殘破最甚，幾僅餘十之一二，餘盡夷爲平地。原擬經長崎，嗣以地下大雨，氣候稍差，乃改直飛上海，六時廿分到。原說機師休息後繼飛，乃下機後機師欲留，謂白市驛無夜航



盟軍飛機九百架，在米蘇里艦上空，慶祝受降簽字典禮。

編輯報告

設備，同行諸人亦多有欲留者，余遵循其意。機場僅有航委會數人，美機數架，機師數人；日機頗多，詢悉各場有七十餘架。守衛仍由日軍担任，以我軍運輸緩慢，所到無幾。聞張雪中今早到此。俄頃，二區航空司令章君來，逐余與養空宿於該部，餘俱赴市宿。竟夜大風。在米蘇里艦上遇大公報記者，詢余感想，略告

以：我覺得大家皆應反省。除非真是想不出自己過失者外，皆應有所懺悔。該艦客室置馬鞍一具，謂係受東洋譏諷之答復。於驅逐艦上晤史迪威，曾相與問詢數事。

九月五日 今早十時同人都自城來，而機師不至，遂延數小時。結果又改定明晨起飛，余又留居大場（機場定名）一日。

九月六日 早八時一刻起飛，滬市多人及記者來送。沿江西航過武漢、恩施，一時廿分抵白市驛。半小時後乘航站車回寓。此行來去整二十日也。

九月七日 早十時謁 蔣先生，報告簽字一行經過，並談述非僑情況，約三十分鐘。魏德邁繼至，略寒暄而去。

△江陵張知本先生今年九十三歲，道德文章，舉世同仰，留學日本時期即參加中國同盟會，辛亥革命，武昌首義，軍政府成立，出任我國第一任司法部長，為當年武昌軍政府各部部长中碩果僅存的一位。今年十月十日國慶日前，應本誌之請特撰「劉公·黎元洪」一文，堪稱第一手的史料，至為珍貴。

△劉昌博先生的「自強歌藝、風靡美國」，生動翔實，風趣幽默，是為報導文學放一異采之作，本期結束，仍附以精彩照片多幀。

△章君毅先生的「段祺瑞傳」，史料豐富，行文流暢，為中外讀者所一致讚賞，這一期他寫到癸丑二次革命前後，波譎詭秘，場面闊大，但在章君毅先生的筆下却顯得條分縷析，面面俱

編者

到，使中外讀者可以獲得充分的瞭解與認識。

△蔣君章先生為中外雜誌寫他個人一段難忘的經歷：三十五年前他在抗戰初期入川任教江安時所見所聞與所感受，使江安小城在我們的眼前歷歷如繪，四川民情風俗躍然紙上，尤其對抗戰之初大後方的種種切切，有極為生動的描寫。

△尹雪曼先生的留美生活報導素稱權威，這一次為適應出國同學的需要，應本誌之請特撰「美國大學二三事」一文，用幾個橫剖面，把美國大學生活的形形色色表露無遺，是值得一讀再讀的好文章。

△萬墨林先生的「滬上往事」，應國內外讀者之請，將汪精衛、周佛海賣身投靠的祕密

從頭說起，和盤托出，其精采可以想像。上海在二次大戰期間有「東方卡薩布蘭卡」之稱，是國際外交官、情報人員大獻身手的所在，萬先生接觸面廣，見聞特多，因此他所寫的這一段內幕也就份外的不同凡響。

△旅澳僑領雷鎮宇先生最近榮獲僑光獎章，國泰女子籃球隊此次征澳，轟動一時，雷先生負責接待照料，出力特多，國泰女籃結束訪澳之行，他便搜集資料照片，為中外雜誌寫了一篇：「僑胞看國泰女籃征澳」，有感人至深的場面，也有輕鬆可喜的鏡頭。

本期稿擠，王文一先生「簡介瑜伽術」暫停，原擬在本期刊出之張或弛先生「末代狀元三角戀愛」及王培堯先生「中興人瑞馬相伯」延下期刊出，敬請讀者與作家鑒諒。

本期付印時收到祝樞壽將軍及袁同疇先生寄來大作，預定下期十一月號刊出特先奉告讀者諸君。